

蒙古的神學教育

編輯室



極端的氣候(攝氏零下40度與40度之別)、原始的鄉野、遊牧的人口,少有人願意在那裡長居;乾旱的天氣、貧乏的農產、無垠的沙漠、結冰的湖泊、連綿的山脈、望不見邊際的草原杳無人跡,都令人卻步。地廣人稀,連遊牧人口在內仍不足300萬,是全球人口密度最低的國家,每平方公里僅有1.7人。其中30%人口務農,不少仍過著傳統的遊牧生活。

雖然冬夏的氣溫差異極大,乾旱少雨,生活艱苦,但福音的傳播近年卻如野火燎原。雖然1990年共產政權倒台的時候,或許只有一、兩個基督徒,但當更正宗基督徒不畏艱苦到來傳福音,信主的人數驚人地增長,到了1993年已有1,500個,如今保守估計約有兩萬以上。

雖然過去兩個世紀都有宣教士冒死進入,但歸主的人很少,而且經過共產政權的統治,無神論思想充盈,所以福音在上世紀90年代進入蒙古,要在當地人心中植根並不容易。由於差會的推動、宣教士的努力,福音的種子在不少蒙古人的心中栽種、萌芽,也建立了教會;在當地的14個差會又組成基督教聯合服務機構(Joint Christian Services, JCS),提供扶貧、戒酒、教導耕種、微額貸款等社會服務和輔導,軟化剛硬的人心。今日,蒙古的歸主人數增加,但教會仍幼嫩,需要領袖的培訓,信徒也需要聖經的教導,所以,神學教育的需要很大。現時蒙古有幾個聖經學院,

規模最大的要算是設在首都烏蘭巴托的聯合聖經學院(Union Bible Training College, UBTC)。

蒙古神學教育的開展,最早可以追溯至1992年,美籍華裔商人林爾華弟兄的「開荒聯」在蒙古創辦了烏蘭巴托聖經學院,聚集各地神學教授,定期到蒙古各地以密集課程培訓信徒領袖。雖然林弟兄於1994年在俄羅斯遭空難,但留下的延伸神學教育仍然繼續運作至今,栽培了不少教會領袖。不同的海外機構和宣教士也看見蒙古的需要,大力支持蒙古神學的教育,1995年正式成立一所跨宗派的學院。2003年,學院更獲亞洲神學學會(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, ATM)接納為會員,學位也得到承認,就是現今的聯合聖經學院。這所學院取錄全時間和部分時間的學生,開辦延伸課程,以及實用性的科目。同時為切合實際的需要,提供不同的課程,學員在4年之內修畢一定的聖經和社會學科目,便可以獲得神學士或文學士學位。

蒙古幅員廣大,除首都外,各處的人口分散,而且受生活所限,無法到城市來入讀神院,需要很多延伸的神學課程。同時,蒙古的神學教育必須著重聖經教導,以糾正來自傳統信仰的影響,特別是在鄉間和遊牧的人口,他們有很濃厚的薩滿教和佛教的世界觀,重視功德和因果,更期望得到神靈的庇佑,對基督的信仰也如是。正如聯合聖經學院的前院長Roger Senior說,他

們認為只要來到基督跟前，牛羊便會肥壯；相信基督便不會再生病；相信基督便會變得富有。事實上，牧民的生活簡單，期望也簡單，認為不必認識太多，所以很容易出現混合信仰，偏頗的屬靈生命。所以，栽培忠於聖經的牧者、領袖和門徒，是很需要的。

蒙古現時很需要植堂的人材。蒙古的基督教聯會有一個「20/10異象」，目標是在2020年基督徒人口要增長至10%。蒙古全國的人口約半數集中在首都烏蘭巴托，教會也半數在那裡；但最需要福音的是分散的遊牧人口，半數的小鎮和牧區仍沒有教會，必須植堂。所以Roger說，蒙古現時最大的需要是植堂。但蒙古教會必須培育更多植堂的人材，才能達到這個目標。然而，遊牧人口所需要的教會與城市教會有很大的分別，例如他們不會固定在每個主日的上午11時到固定的教會聚會。事實上，城市人到牧區植堂，已屬於跨文化宣教。所以，如何為遊牧人口建立一個適切文化的教會，是蒙古教會必須注意的；怎樣栽培本地跨文化的宣教人材，是從事神學教育的老師們要思考的。

蒙古的神學教育，不單要傳授知識，更要培養他們的獨立思考。聯合聖經學院一位教師Erik Thomson說，教導他們學習「知識」尚算容易，但鼓勵他們獨立思考卻不容易。神學教育要幫助他們明白所信，以及為何要信，懂得認真思考和回應聖經，而不是盲目跟隨別人所信。因為他們畢業後，無論牧養教會或從事植堂，都會面對很多社會和倫理的挑戰。除了傳統信仰外，社會裡也充塞著迅速增多的賣淫、墮胎、醉酒，以及愛滋病傳播等問題。蒙古國因為過去的關閉，生活質素不高，開放後，外來的流行文化和物質文明蜂擁進入，影響不可謂不大。

蒙古神學教育也需要關注全人的發展，因為接受栽培的學生很多都帶著創傷而來。酗酒在蒙古很普遍，大約三分之一的家庭受到影響，隨之而來的是經濟、暴力、虐兒，以及家庭破碎的問題。聖經學院的男學生當中也有一些過去曾經酗酒，導致如今難以集中精神；其他也有經濟困難的，或曾遭家庭暴力的，學院要幫助他們面對難

題，治療創傷。

一位女生在父親死後全家依靠叔父，不料叔父與兄長酗酒，經常毆打她和弟妹，被迫逃到外面，躲進公寓的下水道去，這是很多街童的「家」。她曾想過尋死，幸得以進入基督徒開設的庇護之家，並且獲得資助在聖經學院進修。神改變了她，使她懂得去愛，對叔父和兄長憤怒的心也化為寬恕。另一位學生自少父母離異，很嫉妒有父親的朋友。如今已經畢業正在事奉，他語重深長地說：「年青人對未來沒有盼望，這是失去父母所帶來的問題。孩童同樣需要父親和母親的愛，可是很多蒙古家庭都不完整。」學生們也有一些習慣和觀念是不應該有的，例如一位學生在一年級時被發現考試作弊，但藉著神話語的教導，不但改過，四年級畢業時更獲得最佳學生的榮譽。

蒙古神學教育正面對的一個難題是要儘速本地化，外籍教師因為簽證困難，已逐漸減少。蒙古政黨多有相信藏傳佛教，勢力所及，宣教士取得簽證不容易；神學院也受到註冊的限制，必須加入本地的長期同工。所以神學院近年都積極進行師資培訓，把畢業生及同工保送到美國、新加坡、菲律賓、馬來西亞及澳洲等地進修，而外地的神學院也有為此而設立獎學金供申請；此外，同工也有在當地大學深造，學成後回饋母校，參與神學培訓。

蒙古的大門已經敞開了，但因為本土信仰和異教的擴展，以及政治的不穩定，大門不知道會在甚麼時候閉上。蒙古人一般都好客、熱情，要他們聽福音並不艱難，但栽培成為門徒卻不容易；教會幼嫩，需要扶持成長，也需要領導的人。蒙古的神學教育確實有很大的需要，並且正在發展，然而卻遇到不少難題，請為此代禱，願神差派更多人參與事奉！

資料來源：

Roger Senior, "Mongolian Church today," *Echoes Magazine*, 2009 March, www.echoes.org.uk.

海外基督使團《東亞呼聲代禱通訊》中英文版